

总是想得太多

今年冬末的案头清供是南天竹、腊梅和佛手。

有人认为了南天竹红珊瑚色的小圆果实不够清雅,或许更适于篱边墙角,我却觉得萧瑟的季节尤其需要这一点亮色。灰色调的细口瓶中插上一枝南天竹,看着分外提神。无需水养,南天竹的果实一日日被风干,艳丽的红转暗,逐渐呈现出一种收敛陈旧的美。南天竹摆上几个月后才会干枯坠落,植物结束自己的方式最干净。

素心腊梅的香,隔夜从另一个房间走过来闻得最真切,随后慢慢变淡。打开窗放点冷空气进来,香味又浮动起来。有人在微博上晒出插在宝蓝色花瓶里的小枝腊梅,以棕褐色的木头桌子衬底,颜色搭配得很悦目。有人在讨论究竟是“腊梅”还是“蜡梅”,“蜡”字描述花的质地,“腊”字表示花开的时节,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懂得品味季节的有心人。朋友说成都市花里的腊梅十分令人震撼,几乎是把树干砍下来卖,不过

本埠生活录

之一,过年清淡无事,终于,一寸一寸,细细过日子。

顶风冒雪,携包子进城,瞻仰下如雷贯耳的草间弥生画展。

美术馆一步踏进去,很恐怖,人山人海,跟我们浦东乡下的清肃空城,恍若云泥。去买票,一枚大人一枚学生。卖票的年轻小姐,梳一头流丽姣好奶咖长发,紧板着一张可恨极不配套的城管脸,漠然问,学生证。答,抱歉,学校没有发学生证,这是学生本人。小姐瞬间变身红卫兵,厉色道,怎么可能没有学生证?包子母子双双默然,心里一种又来了的熟络,走遍全国,常常为这段人生案底受审。哪一年出生的?答,1998年。小姐心算半日,再接再厉教训了我们母子若干,然后扔出来一枚学生票。接近文化艺术之前,先来灵魂拷问,若不是亲历百战,还真有可能身心两残。顺便一笔,一个小小规模的草间弥生展,票价50元人民币,折8美元,天价到惊世骇俗。

美术馆内,空气恶浊。楼上楼下,人龙处处,密密麻麻,挤满如蚁众生。灯光何其晦暗,笼罩一层惨淡菜色。吊诡的是,这么多看客,辛辛苦苦远道而来,耐心排足熬人长队,到头来,竟没有一个在看画,人人都在争先恐后,打了鸡血一般地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我很难记住自己的梦。我的梦少有恶梦,也少有美梦,情绪平和的梦占大多数,这是我很难记住自己的梦的一个原因;另外一个原因是梦里事件之间没有什么逻辑,在梦里,缺乏逻辑的事件并不会让自己惊奇,醒过来后梦里的一切又跟现实的习惯思维和习惯逻辑连接不上,所以,很难被记住。但我有一个挺清晰的印象,在梦里,我总是穿着一种类似袍子一样的衣服,下摆经常拖在地上;我不喜欢这样的穿着,那些袍子总让我很在意地面是否洁净,所以,我的梦在总体的平和安宁之中,还带有一点焦虑。

当我看到德尔沃的画时,我的第一感觉就是,哇,这有点像我梦——千篇一律的面目,凝滞的表情,人在各种本来不太可能并置在一起的场景里像静物一样地伫立

清供

案头清供一小枝足矣。

网购了一箱佛手。水晶盘子里的柠檬清香扑鼻,这是小说里读到过的情节。其实超市里买的柠檬必须切开才能闻见芸香科植物特有的香气,新鲜佛手清新的气味却一开箱就扑面而来。从前只知道金华产火腿,没想到金华也出好佛手。记得《红楼梦》里性格干脆爽朗的探春也喜欢佛手,秋爽斋里的佛手和米芾的《烟雨图》、颜鲁公的墨迹放在了一起。佛手可以用来泡茶、煮粥、腌果脯,但既然是“清供”,总觉得食用稍显唐突。

一花一果的清玩,有人能看到“风光霁月,廓然无碍”。我的心境没那么高远,只是闻着冬天里花果的清气,想到在这个过于务实的时代,在养活自己之余,居然还有赏玩四季情味的心思和闲暇,心情就像冬阳一样暖热起来。从人际关系和成功学中节省下来的注意力,成不了什么事,但为自己解解闷是足够了。

年中小景

拍拍拍拍拍拍。

尽量拣人少的画跟前,努力站定脚,草间弥生那样的画,偌大尺幅,居然紧紧挤在墙上,勾肩搭背,小家败气,真真胸闷极了。圈圈女王,神经爆发,纵情泼彩,反反复复,抄袭自己。包子看了五分钟,跟我讲,这种东西,看三张,就够了。小人猖狂,却是真理。皇帝新衣,古往今来,总是这种无畏小儿,一剑爽朗挑落。我亦好想,今生再度,拥有这种浑成锋利。

之二,飞雪天气,心血来潮,飞渡半城,去浦西一角,吃英式炸鱼薯条,the sailer’s,城中第一名。新年里,倒是吃外国饭饭的心思,浓得厉害。新开的分店,还是第一次来,兜兜转转,于百般不可能的陋巷里,找到了。

推门进去,便是一个迷你英格兰。年节里,还有两三桌客人,静悄悄吃这个东西,算是奇景一枚。巨硕一份炸鱼薯条,连原木砧板,腾地端上来,粗犷杀伐,果然振奋萎靡人心。墙上大屏英超足球,窗外漫漫飞雪夹雨,隔街热气腾腾金兰牛肉拉面,一边狂轰滥炸食个烈油饱足,一边心底缓缓浮起种种,所谓江山如画,霸业如梦,我怎么,竟然就想起这八个隔世老字?

之三,然后就,到了元宵,吃过汤圆,年,亦杳然了。

德尔沃的梦境

着;那些场景那些物件,比如雪山、火炉、车站、蛋糕、大厦、扇子、废墟、蝴蝶结、镜子、广场、油灯……场景和物件之间没有比例之分,没有正常的景深,没有情节,没有时间感,像琥珀一样,静静地 在梦的深处被凝固了。还有一个关键元素就是,德尔沃画里的人物要么是 不带有官能性的裸体,要么就穿着一件件扫过地面的长袍,似乎没有其他的 选择。

每个人在被一幅画打动的那一瞬间,应该就是这幅画跟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身体中的某一个微妙 的时刻有一种微妙的重叠。德尔沃与我之间的重叠就在于那种似曾相识但又十分新鲜的梦境感 觉。

比利时人保罗·德尔沃是20世纪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之一。这位公认的超现实主义的

让思想拐个弯

一到请客吃饭,动不动就会说上几道硬菜,过年了,十几道硬菜更是必不可少。什么叫硬菜呢?据说是解馋的、抗饿的、满嘴流油的,我想,起码红烧肉、红烧肘子、四喜丸子等等都属于这个行列。过去吃酒席,有八碟八碗,我在北京农村生活时,老乡叫的“八碟两大大”,都应该算硬菜。大菜也是硬菜,全肉、全鱼、全鸭、全鸡,都是大菜,当然也很“硬”。

其实,硬菜也分时代,因时而异。小的时候在食堂和饭馆,最常见的烩两样、烩肝尖,是那时的硬菜,现在很少见了,虽说有些老北京的小馆子好像还有,但有谁请客,再上这样的硬菜,大概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那时比较上档次的硬菜有宫保鸡丁、鱼香肉丝、麻婆豆腐,如今这是单位食堂的基本菜谱,也是中式快餐的普遍内容,可以算家常便饭了。当时的硬菜,特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339)

◆ 严力

她说那封求爱信写得太烂
但信封上的邮票太值得收藏了
这样的情况应该说
信封里面的东西打动不了集邮者

◆ 国籍是人性的衍生品
人体内也没被称为家园的器官
但久而久之的习惯
就成为了人们最大的家园

◆ 很多有钱人不是不想去证明
金钱的社会价值
而是一出门就在物质推销的
狂轰滥炸中成为了尸体

◆ 不劳而获的想法很耐用
能消磨很多无聊的时间

◆ 故宫和帝陵形成的代价
虽然很高昂
但后人更重视遗产的雄伟

◆ 市场经济最吊诡的是
即便交纳了加倍的租金
你的观念也不一定
能够成功入主别人的头脑

◆ 造句只要包含了创意
牺牲掉韵律也是值得的
如果只有韵律没有创意
那就是哼哼哈哈的

◆ 语言游戏

◆ 强势能暂时让他人屈服
但也种下了复仇的种子
而种子不会告诉你
它们在何时发芽结果

◆ 洁尘

大师,其实并没有成为诗人布鲁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正式成员,他游离于外,却精准地捏住了超现实主义的核心神经,成为一个正宗的优雅的超现实主义者。至1994年以97岁高龄去世。

很多人喜欢德尔沃,但在其画作面前多少都有点失语的感觉。他的画面,跟现实无关,跟我们所熟悉的生活和情感无关,它们都是抽离出来的,是戏剧化的场面,还是那种古希腊戏剧的场面。它们有完美的人体,但跟蜡像似的;它们也有优美的面孔,却跟图腾一样……人们在这样的画面前,的确失语;失语是因为某种震惊,就像看到了梦境,自己的,还有别人的。失语是因为它是一切,但又什么都不是……我除了失语之外,还有激动——那些个梦,我好像/似乎/可能/曾经在那里面停留过?!

硬菜

点就是油大,烩两样、烩肝尖的上面都糊着一层厚油。油大才受宠,因为大家缺油。

从前吃食堂,要吃硬菜必须早去,晚了只剩白菜帮子了,白菜帮子加点醋,就叫醋熘白菜,再晚,就是熬萝卜,但不知为什么,那时的萝卜大多是糠的。吃糠萝卜是我对一个时代的鲜明记忆。凡是吃食堂长大的人都口重,这个习惯一旦养成,想改也难。我无论吃什么,只要盐少了,就觉得没味,所以时至今日,最喜欢吃的还是烧茄子。烧茄子非但味重,色也重,黑乎乎的一片,不过入口却很有滋味。烧茄子这道菜,我一直认为食堂做得最好吃,因为要过油,还要放入浓重的酱油,只有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人大概还有如此嗜好。烧茄子,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硬菜。不过,如今的烧茄子,再加点青椒就更好。青椒配茄子,色彩多

钢笔画世界



德国东部的拜罗伊特,在德累斯顿以南270公里处,为上弗兰肯地区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拜罗伊特每年7月25日至8月28日举办瓦格纳音乐节,其时各著名乐团云集,音乐爱好者得以尽情享受音乐盛宴。拜市乃被称为“音乐爱好者的天堂”。德国历史上出了许多著名音乐家,如巴赫、亨德尔、海顿、贝多芬、舒伯特、舒曼等等。作曲家瓦格纳为19世纪下半叶影响德国乃至欧洲音乐发展的灵魂人物。图为该市伯爵歌剧院附近风光,恬静安适。

细节是一种奢侈

某位在网店上买了东西的市民收到别开生面的提醒短信:“亲,您在xx旗舰店订购的商品被顺丰镖局带走了,镖号是102349xxx,如果不出现劫匪,3-5天左右送到,请注意查收。”

作为学生时代几乎读掉古龙金庸全部小说的武侠爱好者,这种恍惚穿越到武侠世界的感觉真是太合我胃口了。虽然严格说来镖局和快递的概念并不能完全对应,然而武侠作品中那个侠肝义胆的江湖是多少人年少时的梦境,当江湖渐行渐远,留住点江湖的皮毛也是好的。

和逛街购物不同,网购拉长了银货两讫交钱拿东西走人的购物过程,下单,等待,闲来有时还会好奇地上网查查物流看看自己的东西走到了哪儿,最后下楼收货,上楼拆包……虽是购物,感觉却更像是自己送给自己一份礼物。距离产生美,购物也不例外,如今一年难得进一次图书大厦,然而并没因此少买书的我,早就惭愧地发现,通常最想读一本书的时间,就是在网上下单后这本书在路上的时候。

整个白天,常见小区和写字楼

都市专栏



周刊 第339期

了,味也没那么严重了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、生活的富足,硬菜的内容也该更新,因为老牌硬菜的吸引力正在下滑。我参加婚礼,过节去串门,传统硬菜大多没人碰,丸子、肘子、整条鱼,怎么端上来又怎么端回去,看着实在可惜,可是每次还是要上全,因为是硬菜,不上就不成席。不然,有宾朋就会埋怨:怎么连硬菜都没几样啊?明明没人碰,却硬要端上来,这就是要面子,面子的结果是浪费。

解馋的、抗饿的、满嘴流油的,这些硬菜再不改变,“三高”就会普及。不缺油还补油,不缺肉还补肉,节日一过,个个肚歪,这些都是硬菜惹的祸。假如今后大家一说硬菜,指的不是大鱼大肉,而是素雅小菜,或者干脆没人说什么硬菜不硬菜,让硬菜的概念消失,那么,不仅浪费的会减少,大吃大喝的会退隐,就连“三高”也将渐行渐远了。

镖局的圣诞雪橇

◆ 阿眉

门口停着快递送货车,碰巧了甚至会蔚为壮观地同时停着三四辆,都满满当当装着大大小小的包裹,堪称全年上岗的圣诞雪橇。网购经年,收快递早已成为办公室生涯的乐趣之一。正忙得鸡飞狗跳痛不欲生之际手机响起,接起一听:你是谁谁吧?某某快递在楼下。于是放下手头一团乱麻飞奔下楼,喜滋滋抱着个纸盒子回来,拿剪刀拆包裹,取出东西一看,正是自己喜欢的货品,和购物网站上的照片一样漂亮。把东西收进柜子回到电脑前时,心情通常已经多云转晴。顺便挂念一下还在路上的几单,顿觉未来充满希望—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年人,人生希望都该不再是“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到永远”抑或“世界和平”了吧?

伍迪艾伦的电影《曼哈顿》里有一段戏,片中的主人公自问自答,细数人生有什么值得过下去的事情,他列举了自己喜欢的唱片、电影、小说、绘画、美食,明星和历史人物,还有女友翠西的脸……主人公身为人到中年的不成功作家,豪情壮志多半灰飞烟灭,支撑人生的不外是这些小确幸,而看电影的观众里,有多少人不是如此呢?这样“人生为什么值得过下去”的单子,人人心中大概都列得出一张,而我的那张里,一定包括下周的美剧、想看而未看的电影、以及正由某家“镖局”押送,一路千山万水飞马而至的快递包裹。